

人的一生似乎与自然界的某些事物有着神秘的联系。你信吗？反正我信。

听妈妈说,我是雨天出生的。当爸爸火急火燎地搀扶着接生婆,一脚深一脚浅地赶到家时,我已落地,但是小脸蛋憋得青紫,就是哭不出来。接生婆顾不上坐下喘口气喝口水,提着我的双脚,头朝下,狠拍脚掌,我才发出在人间的第一声啼哭。

渐渐长大,每逢下雨天就莫名兴奋。在没有手机、电脑、电视等电子产品的年代,一般的小孩子也许会觉得下雨天特别不好玩儿,我却不这样。夏天几声闷雷跳下,顷刻间天地一片昏暗,紧接着就有豆大的雨滴砸下来。要不了多久,地面就绽放出朵朵翻卷的雨花。每当这时,我常搬把小板凳,坐在门口数雨花。雨花瞬间开、瞬间落,我总数不清,可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情。雨花开开落落数不清,我就抬头观看那阴沉沉的天空,再看那落在青瓦上却在青瓦上又站不稳的雨脚。雨脚有时像成串的珠子,从青瓦上落下来,瞬间又变成了我总数不清的雨花。我会儿抬头观雨,一会儿低头数雨花,雨中的这幅耐读的图画,雨下多久,我就读多久。

等雨稍停,我绝不会在屋里停留片刻,跑到屋外,仰头闭眼张嘴接那稀落下来的雨滴。雨滴落入口中,凉凉的,甜甜的,细细品味犹如甘霖。品尝雨这样的事,是耽误不得的,须在雨刚刚迈开恋恋不舍的脚步离开时去做。稍后我会用胖胖

→千千结

的小脚丫踩稀泥巴,踩出一座小山丘,又踩出一座小山丘,再把脚丫竖起,侧着挖一条小溪,想象着小溪穿过村庄,流过田野,一直流到远在天津的姥姥家。那时我常痴痴地想,童年从未见过面的姥姥长什么模样。

在屋子里忙着做家务的妈妈会不时探出头来,看看在院子里玩耍的我。妈妈不放心雨后的我事出有因。妈妈说那件事发生时,我刚刚两岁。那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雨。雨刚停,我就吵着去院子里玩。正在赶时间为将要下班的爸爸做午饭的妈妈顺手给了我一只小碗,让我舀水玩。刚开始我蹲在屋门口,用小碗舀屋檐下的积水,后来也许觉得不太尽兴吧,就到了三奶奶家门口的水坑边去玩。正在兴头上,一不小心滑进了坑里。妈妈看我没在门口,就派二哥出门去找。二哥找到三奶奶家门口的水坑边,见我正在坑里挣扎,二话不说就跳了进去。二哥低估了那坑水的深度,他救不了我,自己也陷了进去。一时两个人都在水坑中乱扑腾。妈妈在屋中擀面条,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哑着嗓子喊妈,急忙跑出来,循声看见水坑中的二哥正一手拉扯着我的衣服,一手胡乱挥舞着,就立即拽住坑边的小树,把我和二哥从坑中拉

□林涓

了出来。妈妈因用力太猛闪了腰。到了晚上九点多钟,不足月份的弟弟就出生了。我出生在雨中,弟弟出生在雨后,这都是后来听妈妈讲的。两岁的我并没有长久的记忆,更记不得自己因落入水坑发高烧,三天三夜昏迷不醒。一边是不足月出生的儿子,一边是昏迷不醒的女儿,做妈妈的心是如何揪疼,在我自己做了妈妈后,才有了深切的体会。

在不断的观雨之中,时光这条大河奔流不止,转眼间已到了初三填报志愿的时候。对于爸爸妈妈早就建议我填报师范学校这件事,我心里一直疙疙瘩瘩的。我的本意是上高中考大学,虽然我并不聪明,但我坚信通过我的努力,我一定会考上的。记得那是上午第四节课,班主任对我说:“下午就要把志愿表交上去了,你再好好考虑考虑,你爸早就找过我,说让你填报师范。现在要改来得及,等表交上去就不能改了,要不你赶快回家再商量商量。”那年代没有电话,没有手机,学校距离家有十几里远,我上学是一周回一次家。我顾不上吃午饭,推着自行车就往家赶,可自行车一点儿气都没有,我慌忙找来打气筒给自行车充气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吧,狂风大作,乌云翻滚,还没容我考

虑清楚是否回家,瓢泼大雨自天而降,瞬间把校园灌成了河。我站在车棚里,扶着自行车,望着势不可当的雨,泪如雨下。我盼着雨停,可雨就是不停。不知什么时候,两鬓斑白的班主任撑着伞来到我身边:“回宿舍吧,有些事是命中注定的。”班主任与同做教师的爸爸熟识,对我家的境况一清二楚。我的三个哥哥相继成人,一个接一个地盖房子娶媳妇,压得爸爸透不过气来,爸爸没有更多的钱去供唯一的女儿上高中考大学。而那时,上师范是包吃包住免学费且包分配的。为此,我一生的职业因一场大雨而注定了。

我不怨恨爸妈让我填报师范学校志愿,我也不后悔做老师,可就在写下上面的文字时,不知为何却泪流满面。也许是为那场大雨断了大学梦而感伤,也许是为人的命运难测而感慨,也许什么都不因为。多年以后,与爸爸谈起此事,爸爸说:“你从小身体就不大好。上高中要吃更多的苦,受更大的罪,苦心执力,千军万马挤那个独木桥不容易。”我从心底彻底理解了父亲,原来他是心疼女儿!可怜天下父母心呀。

成年以后的生活急急匆匆,雨雨接送孩子,冒雨上下班,白天早已没有了儿时观雨的时间,那场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大雨,也不再时常出现在脑际,但对雨的敏感与情结,似乎有增无减。最爱在夜深人静时,抖落一身的疲惫,听那大雨哗哗啦啦,听那小雨淅淅沥沥。雨,这种有记忆的音乐,就在心中轻轻轻柔、舒舒缓缓地奏起。在夜雨的伴奏声中,常让人想起远方的亲人和旧事,滴滴点点,点点滴滴。

小什字村坐落在清丰县城东八公里处的潘洸河东岸,地理位置隐蔽,交通不便。村南边有一大片树林。1948年,正是淮海战役紧张部署阶段,安阳、新乡、开封还未解放,清丰属冀鲁豫八地委管辖。当时,清丰县工作队(内称中共清丰县委)驻地不断变换,先驻在伍仙镇南街路西,1948年5月迁到大汉寨村马家。9月,老百姓种麦时,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唐庆方接到县委副书记曹士敬通知,说冀鲁豫军区要在小什字村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,明确由唐庆方负责组织一个工作组,为这个会议服务,并特别强调,带齐锅、蒸笼等炊具,人员要可靠,行动要保密,工作组人员要守口如瓶,不该知道的事不要问,不该说的不要外说,要按照会议领导的要求搞好服务,完成任务。这个工作组共5人;负责人是唐庆方,通讯员是我,另3人为司务长和炊事员。人手不够可从小什字村党支部和农会中选。工作组到达小什字村后,来了2名部队干部,由唐庆方去接头。这两位部队干部要求:一、会议开三天;二、搭建一个能坐五六十人的会议室,开会就餐两用;会议室地点要隐蔽、保密,防雨;三、村里的保卫工作由村党支部组织民兵负责,会场保卫工作由部队负责;四、安排好人吃马喂事宜。

一天后,参加会议的人到了该村。主要有两部分:一部分是军人,一律穿灰军装,佩戴“八路”肩章;另一部分身穿便衣,有的戴军帽,有的头扎白手巾。这些人员,有的是领导干部,有的是工作人员和警卫,都带有武器。会议头一天,一切顺利正常,大家都满意。当时,我的任务是向会场送水送饭。到会议第二天下午四点半,部队的一个工作人员通知唐庆方说:“有紧急情况,会议马上结束,借老百姓的东西立即归还。晚饭能带的我们带走,剩余的分给老百姓吃。”交代完后,参加会议的人员匆匆离开了小什字村,有的向北、有的向东分头走了,剩下我们工作组和村干部做善后工作。当晚平安无事。

散会后的第二天八九点钟,从东南方向飞来了两架红头飞机,在村子上空盘旋了不到一圈,就用机枪喀喀嗒地扫射起来。一时间,飞机的轰鸣声掺杂着小孩的哭声、大人的叫喊声,响成一片。我们工作组人员在唐庆方的指挥下,组织老百姓逃生。唐庆方指示我在大街上找一个安全的地方,高声呼喊,指导群众不要乱跑,注意隐藏。他说:“飞机头向南打枪,要在南墙根躲避;飞机头向北打枪,要在北墙根躲避。”飞机到了会场上空时,许多人都在附近地里种麦,我看到飞机要撖炸弹了,忙高喊了一声:“飞机要撖炸弹了!快向南跑!”说时迟那时快,第一架飞机撖下了炸弹,一股明光,一声巨响,大地为之颤抖,地上炸出了一米多深的大坑,会场附近一片烟雾,尘土飞扬。我所在的地方离炸弹落地处较近,掀起的土落了我一身,两耳被震得嗡嗡作响,像聋了一样,听不到声音,过了好久才恢复听力。飞机走后,我们和村干部一同检查被毁坏的情况,看到村里被炸得乱七八糟,墙上留下了不少弹孔,炸坏了三四间民房,树被炸得东倒西歪,幸好老百姓躲得及时,无人员伤亡,只是炸死了一头拉楼种麦的驴。

事后,工作组在该村又住了两天,做群众的安抚工作。县委书记又来到小什字村,并通知我们说,根据中央平山会议精神,党政机关由乡村进城,我们工作组直接到县城报到。

→长堤短歌

愚公故居感怀

□万功伟

秋尽霜愈染，
雨过王屋山。
林表明霁色，
险路绕云端。
太行中条系，
北渡润中原。
青牛襄紫气，
峰壑十洞天。
蜗居北塞苦，
出入步步难。

挥汗开天路，
新棘叩石土。
寒暑时节易，
搬山志未移。
精诚昭日月，
壮心感天地。
胼手破足意，
善做始善成。
痴心效愚公，
竟日逐梦圆！

值远大于其他几部名著了。

还有一些细节也堪玩味:孙悟空有个花果山,随时回去都可享受前呼后拥的待遇,大概是对读书人动辄抱怨“回不去的故乡”的安抚吧,也算设置了一个游弋歌哭皆如意的乌托邦。但也有条件:这里只有手下和子孙,没有朋友和对手。当然,严格意义上来说,孙悟空没有一个朋友,观音勉强算一个,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。在花果山,他连猪八戒那样可以斗嘴斗智的人都没有了,自在的日子总是孤单的。

另一个细节是妖怪也有人情,得了好东西比如唐僧肉,总要与分享,甚至凭空多出些来老父老母、妻孥子侄之属,彼此孝悌友于,一派天伦祥和景象,比照的自是纲纪废弛、人心浇漓的现世。不,在小说里比照的是仙佛世界。

还是用鲁迅《社戏》里的段落来结束吧:“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,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;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。淡黑的起伏的连山,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,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,但我却还以为船慢。”我一直觉得,这是鲁迅所有作品中最直白的抒情了,带着压抑不住的、喷薄欲出的热爱,是最接近诗的词子。我从少年时读到,就反复念诵,沉迷不已,直到今天。



金堤

柿柿如意

(摄影)

苗青

→袖珍小说

我们是一家人

□喻晨曦

早上,挤满了人的公共汽车上,刚上来一个老大爷。

单腿女人小风带着四岁半的女儿坐着。汽车摇摇晃晃的,老大爷显得有些吃不消了。小风毅然架起拐杖,站了起来说:“老人家,请您坐这里吧。”老大爷谦让了几下,坐了下来。

女儿看看老大爷,看看自己的妈

妈,不解地问:“他又不是我爷爷,干吗要给他坐?”

小风说:“他就像你爷爷。爷爷年纪大了,不坐下会摔倒的。”

女儿点点头。这时,旁边三个年轻人同时站起来说:“大姐,来这里坐。”其中一人硬是拉着小风让她坐下。

女儿又疑惑了:“他们不是你的

弟弟妹妹,干吗喊你大姐,把座位让给你坐?”

小风笑了:“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大姐。他们看到我腿脚不方便,担心我摔倒。”

女儿还是不明白:“因为你长得像他们家的大姐吗?”

小风说:“你不是唱过一首歌:我们的大中国呀,好大的一个家……”

女儿连连点头:“明白了!”

此时,上来一个盲人。女儿赶紧让座:“叔叔你到这里坐!你看不见,站久了会摔倒的。”

盲人感激地说:“小朋友真乖,谢谢你。”

女儿说:“不谢,我们是一家人!”

→漫步经心

看绍剧《三打白骨精》

□常丽洁

这是一个故事模式的话,完全可以套用在上下级、亲子、朋友及恋人关系上,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深陷自身牢笼而无力挣脱。这个牢笼包括性情禀赋、认知水平、处事方式、阶级阶层等各个方面,其中一环稍有参差,即可酿成大患。这种时候,不免揣测故事叙述者的心理,他全知全能,他若隐若现,他世故极深,他童心依旧,他姿态可疑,他笔触凛冽,他冷眼旁观,他深陷泥潭。他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高明而为故事角色的糊涂叹息,却又让很少一部分人意识到大家都是可怜的人……这样的推演,我们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,最终抵达终极的哲学问题。然而这个故事却以简单明白,甚至滑稽突兀、嬉笑怒骂的方式呈现出来,又富有中国式的浓郁的人间烟火气,同时不放过对任何一个极小人物的描画。林庚先生不就专门撰文写过《西游记》里的小妖?这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,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它的价

最好的作品大约就是深者得其深,浅者得其浅。将近四十岁,借助舞台剧重新审视《西游记》,我似乎终于能够领略一点它的好处了。仅《三打白骨精》一片段,即包含了无穷丰富的人生。面对幻化成人形的妖怪,唐僧孙悟空师徒,一个限于自身认知能力,一个限于刚愎清介的性情,误会丛生,加上猪八戒居中添加加醋,终于上当受骗。如果

